

馆藏
全本

常杰森

著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五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五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十回

七星山姑嫂争风杀幼子 转心亭群雄初探伤爱徒…… (1)

第六十一回

女淫贼倒采花竟遇假冒 小师叔戏憨僧相认土牢 … (61)

第六十二回

王环巧至转心亭 群雄按步破机关…………… (122)

第六十三回

报私仇年大人遭毒香 求解药佟双庆受讥讽…………… (164)

第六十四回

方金声误中凶僧毒弩 小花纯智取淫花少女…………… (228)

第六十五回

剑客姜达降服醉仙桃 百岁于成轻举铁香炉…………… (279)

第六十六回

拜神像侯杰得宝刀 寻妖怪宋吕获太阿…………… (320)

第六十七回

夺莲露老侠逞鞭威 证九罪慧斌命归阴…………… (378)

第六十八回

断龙涧白烈女殉夫 钦差馆活乐王医目…………… (447)

第六十九回

年钦差凤翔遇刺 镇古侠公馆擒贼…………… (517)

第七十回

九香园内董乾戏三寇 无形剑客重伤司徒朗………… (547)

第七十一回

战刺客群侠护驾 剑州城叛官伏法………… (581)

第七十二回

年钦差面棚遭暗算 童海川密林寻短见………… (636)

第七十三回

三侠客往探蓬莱岛 渔父村巧遇褚凤巢………… (662)

第六十回

七星山姑嫂争风杀幼子 转心亭群雄初探伤爱徒

话说王环一进七星山，在卧虎湾被暗更看见，人家拨动了机关，用自行人把他引在一线通，被获遭擒。蒙那一位老者将他释放，他就应当走。这个孩儿贪心过胜，他要到七星八宝转心亭，误走西二十五间仓房。在屋中前檐窗户前，走在轮转弦的弦槽上面一响。这一响可是假的，其实他这一响脚底下软了一下子不要紧。人要是一疑心往当中一纵，这屋子正当中一共是三块翻板，八尺一块，一共是三八两丈四。这三个坑里面都是净坑也没有别的，只铺的是白灰，白灰可跟白灰不同，这个白灰上锅炒，过绢罗，这个面极细，专能迷人二目。王环登在翻板，身形往下一坠，赶紧撒手扔刀，双手虎抱头，用下巴护住哽嗓咽喉，两条腿一叠掩住裆，腿一拳脚后根护住肛门，两个胳膊肘在胸前一合，元宝裸子往下一坠，坠入里面，就听上面咯吱吱，吧！一声响，翻板盖严，王环落在陷坑，周身的石灰。工夫不大，忽然间又是一声响，翻板自开，射进灯光亮来，跟着下来一把大钩竿，原来王环往翻板里面一坠，西二十五间仓房里面，自鸣钟可就响了，看守喽卒兵就知有人掉下来了。这看守翻板的姓韩名志，他管看东西各二十五间仓房，在后面带领二十名喽卒兵把守，韩志这个人最好诙谐，无论办多大的事，腰里头掖着个酒瓶子，干什麼也得喝。今天正在喝酒之际，自鸣钟响了。韩志一看是西二十五仓房，北头第一翻板以内拿着人啦，叫声：“伙计

们，看见了没有，既然翻板以内拿住人啦，咱们该着挣几个钱。拿着人，咱们得先问问，如若是平常之人，咱们先把他解到聚议厅，得赏文银十两。要是成了名的侠客，解到大厅以上，赏文银就是一百两。快走快走。”韩志带着八个伙计，来在正当中这间屋。先在石头台阶旁边有一块小立石，这块立石白天看的出来是假的，拿纸糊的，夜间可看不出来。韩志醉眼呆斜，一伸手把这块石头搬开，里面有机关，拧了三下，这是总弦，西二十五间仓房所有的翻板，可就全定住了。韩志带着四个精明强干的伙计，带着钩竿子才来在里面，先把翻板支起来，伙计把钩竿子顺下，四周围这么一摸，只要是摸着往上一搭就得。王环在底下一看，人家钩竿子下来了，赶紧用双手掙住，因为什么呢，不敢叫他搭，他搭上不管轻重，必得带伤。王环掙住钩竿子，喽卒兵往起一拉，王环跟着由打坑里出来，双手一按地打算要起来。焉想到这喽卒兵全都是久经大敌精明强干，一看王环要起，过去一伸手，抠住他的鞋脸，一翻个儿，一个按着腰眼，那一个解下绒绳，四马倒蹄捆好。由打他的身上搜出来六只镖，以及零星物件，背后刀鞘子，全都收拾俐落，又把钩竿子顺到坑里头，把刀捞出来插在刀鞘子里面，众人这才来在外面。韩志把翻板的机关照样上好。有喽卒兵拿过灯来，照着王环，另一个喽卒兵用掸子把周身的石灰都给他掸下去，拿过摺子灯来照了照，一看五官清秀像貌堂堂，喽卒兵一看喜欢，说道：“头儿你看人家这小子够多么漂亮，也不过就是二十多岁，就有这么大的胆量，单人独自竟敢探山，就是被获遭擒也算人物。”韩志醉眼呆斜的说道：“我看看。我也不盼别的，我就盼探山之人有名有姓，回头抬到聚议厅，好得一百两的赏银。我要得赏，

你们大家也沾光啊！”在旁边有机伶的喽卒兵，用手巾把王环的脸擦了擦问道：“朋友，既然你被获遭擒，别的话咱们不用，你说，你把你的名姓报通报通，我们好到前面领赏。”王环一听冷笑说道：“我既然被获遭擒，你等休要多问，我是有死而已。大太爷乃无名氏是也。”韩志一听，把嘴一撇用手指着说道：“你不用跟我弄这一套，就凭你举动非凡，你说你是无名氏？不用说，你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不敢说你的名姓。我也不用把你往聚议厅送，回头我找个地方刨个坑把你一埋就得了。”韩志说的这一片话这叫激将法。准知道是一位高人，要不然他不能不说名姓。王环心说：我要不说真名实姓，他们真要把我搭着一埋，我那就叫功不成名不就。我本有意到七星山打算破七星八宝转心亭，盗出金牌，不承想被获遭擒。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叫他们糊里糊涂的把我埋了，倒不如我报出真名实姓，叫他们把我搭到聚议厅，见了寨主，叫他们把我碎尸万段，我算死得其所，不能叫他们小看我。想到这裏说道：“大太爷本有意不报通真名实姓，杀剐存留任凭你等。无奈一节，你们蔑视我贪生怕死。今对你们说吧！大太爷我姓王，单字名环，住家在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的人氏，外号人称小白猿。”韩志一听少爷是王环，不由得心中欢喜，晃悠悠，你可留神哪，一脚登在石头子上，把小子绊了大筋斗。众喽卒一看，全都乐了。赶紧找了一根短杠把王环由打当中一穿，两个人抬起来，一个人打着摺子灯，余下的喽卒兵，韩志都把他们打发回了下处看守。这才搭着王环往前行走，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正然走着，就见前面树林一晃露出来两个红纱灯，韩志一看赶紧说道：“伙计们先把王环搭在旁边，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主儿来了。一伸手先

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喽卒兵们点头。

书中代言，韩志伸手比的这个主儿，非是别人，正是二寨主段国柱的爱女段银娘，别号人称爱贤女，此人长得其俊无比。他爹爹爱他如同掌上明珠，把自己平生的武术未肯轻易教给三个孩儿，完全都传给姑娘段银娘，一口单刀十二枝毒药镖，艺业精通。自从他三哥段士宝，被王环一镖打死，嫂嫂陈氏怀抱着姣儿终夜的啼哭，姑娘故此闷闷不乐。两个丫头两个婆儿劝姑娘：“不要伤心，何不到外面趁着满天星斗，娘儿几个到外面练两趟拳棒呢。回头叫这两个丫头仙人掌、霸王鞭打对子，姑娘您亦运动运动身体，浑身出点汗也显着痛快。”姑娘一听也好，遂说道：“张妈、陈妈、仙人掌、霸王鞭你们全收拾收拾，点好了红纱灯，咱们上外面玩儿会子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也许好了。”丫头仆妇答应一声，全都收拾俐落，这才点好了红纱灯，两个丫头在头里走，姑娘跟着，后面是张妈、陈妈。姑娘由打闺房出来，遛遛达达往前行走，论说起来不用出院子，在花园里面就练了，姑娘一想倒不如洒脱洒脱，趁着满天星斗皓月当空，天气炎热，到外面凉爽凉爽。他们来在内寨，在南角上看了看这个地方倒也宽阔，姑娘站住身形，把仙人掌霸王鞭两个丫头叫过来，每人打了一趟小拳，然后又打了一个对子。两个丫头练完了，姑娘一时的高兴，把长大的衣服款下去，用汗巾扎腰拾掇紧称俐落，慢慢的练了一趟拳，喘了喘气，又叫两个丫头一拥齐上跟他打。别看姑娘是女流之辈，也搭着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个人打他们两个毫无惧色，工夫不大，把他们两个人俱已打倒。姑娘心里头这么一喜欢，出了一身汗，赶紧把长大的衣服拿出来穿上，叫了声：“仙人掌霸王鞭收拾，咱们快走吧，看叫风

把我吹着。”两个丫头在头前打着红纱灯，后面跟着两个仆妇，围随着姑娘走不多远，就见迎着面来了一对摺子灯，人位还不少，走着路数数叨叨酒言醉语。银娘看着就是一怔，遂叫：“仙人掌你到前面看看，是做什么的。”仙人掌这才往前紧走，来到近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姑娘问你们呢？”韩志一听，心说完了完了，越怕他们看见，他们就看见了。自己无法，这才向着仙人掌说：“你跟姑娘回一声，这是由仓房捉住的探山之人。”丫头问道，“他姓字名谁问了没有？”韩志说道：“问了。他姓王叫王环，外号人称小白猿。”丫头点头转身来到姑娘的面前，说道：“捉住探山的了，你猜猜他是谁？”姑娘一听，遂问道：“是谁呢？”丫头说道：“就是镖打三少爷的小白猿王环。”姑娘一听王环两个字，不由得蛾眉倒竖，杏眼圆翻，咯崩崩咬定银牙，遂说道：“现在那里？”丫头用手一指，就在前面。仆妇丫头跟着姑娘一齐往前行走，叫了一声：“韩志，小冤家王环他现在那裏，把他搭上来，我要看一看他。”韩志一听，心说：了不的了，姑娘一看这一百银子的赏要飞。有心要拦，又不敢，知道姑娘脾气不好，无法这才用手一指，说道：“姑娘这就是小白猿王环。”姑娘闻听，一回手先打丫头手里接过红纱灯来，矮下身形留神观看。就见地下四马倒攒蹄捆着一个人，一伸手掳住了王环的头发，这一只手拿灯照，说道：“好你胆大王环，我三哥跟你有何仇何恨，你将他结果性命，我今天要把你千刀万剐，给我兄长报仇雪恨。今天姑娘我要看看。”说话之间咬下咀唇，拿灯笼，对准王环一照，这只手掳住头发一反腕儿，面上带着多大的气，等着一看见王环的脸面，但只见眉目清秀，天然生得好看，文雅之中含着一种英雄的气象。在在先他那个意思，打算看见王环

生食其肉，活饮其血，赶到看见王环这一付的面貌，不由得满面笑容，心中暗想：“我三哥段士宝在彩凤山筵前，不定以何种言语得罪了王环，王环一时情急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也未可知。我虽然说是个女子，凡人作事须看两面，不能一概而论，并且此人像貌堂堂，又系侠客门徒，若以终身许之，倒也门当户对，但不知他已定下亲否，不如我把他带到我的宅院，细问于他。”遂说道：“韩志，这个王环乃镖打我三哥的仇人，我要给我三哥报仇雪恨，你到前面聚议厅就提被我留下了。”韩志把嘴一咧，心说你留下了，我这一百两的赏往那里领去，只可垂头丧气，把王环的刀镖零星等物，全都交给姑娘，把杠子撤下来，韩志闷闷不乐，带着伙计回归下处不表。

单说的是姑娘吩咐丫环仆妇，换着班搭着王环，自己拿着包袱打着灯笼，遥遥达达够奔自己的深闺绣房，来在院中。他这个院子里，前半截是个小花圈，虽然说没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到了夜晚也是喷鼻清香。他住的这个院子，跟他亡去三哥之妻陈氏三嫂，相隔一堵墙，可是旁边还有一个门。他们姑嫂素日是情投意合，姑娘所有一切的举动，都不背他三嫂。陈氏跟他的母亲在一道院，住连房。在姑娘上首的这个院子是他的大嫂二嫂，姑娘居住的是正当中。搭看王环回来都不敢声张，悄悄的搭到绣房里面。把王环的包袱放在桌上。这才吩咐一声把王环足下绑绳解开，只是倒剪着双臂，把他推在椅子上面坐好。姑娘看了看这才把两个婆儿打发出去，里面只留了两个丫头仙人掌霸王鞭。姑娘拉了个兀凳跟王环坐了个对脸儿。把案上的银烛多点上了几盏，在灯光之下照着王环这一付俊俏的面庞，更显着好看。姑娘

是越看越爱，王环低头不语。姑娘看着这般景况，遂叫了一声：“王环，我看你这个年青的人怪不错的，因何一时之间刀劈了杨山，镖打我的兄长？今天被获遭擒，你还有什么说。”王环哈哈大笑说道：“我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所为的是给我天伦报仇雪恨。今天既然被获遭擒，杀剐我是毫无所惧，请你赶紧把我解到前厅，我甘心请死。”姑娘看了看王环这个样儿，不由得噗嗤一笑，说道：“王环你先不用说话这么强劲，我这里有个条件，要死要活由你。嘴里说要死也容易，活也不难。”王环问道：“但不知是何条件？”姑娘说道：“你打算要死，我把你解到前面大厅，给我的三哥报仇，按着山规推到外面枭首号令。”王环说道：“我要活呢？”姑娘把嘴一抿，乐嘻嘻说道：“你要愿意活更容易了。我得问问你家中都有什么人，订婚未定？”王环一听不由得一怔，遂说道：“家有老母，别无他人。只因贫寒，尚未定亲。”姑娘段银娘一听，心中欢喜，这才叫老天爷成就一对美姻缘，时逢恰巧他偏偏又未曾定亲，这不是老天有意作合吗。自己想到这裏，遂说道：“王环哪，这个话我跟你这么说，你可千万别多疑，在彩凤山你一镖把我的三哥打死，我本应当报杀兄之仇。无奈一节，他是祸由自取，你是子报父仇，果然不愧人称小白猿。自古好汉爱好汉，猩猩惜猩猩。我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你所作所为，我是样样敬服。非我这么大姑娘不顾廉耻，有一句要言，当面请教，可不知道你意下如何？”王环一听，不由得一笑，说道：“有话你就请讲，王环愿闻。”姑娘说道：“既然如此，我就直言，我今情心愿意，将终身许配於你，随你到家侍奉娘亲。”王环一听段银娘这片话，微一怔神，不由得低头暗自辗转。复又想到，这个丫头当面求婚不避羞耻，有失闺门之道。

我要是不应允他，他必然将我结果了性命，不独名誉有伤，并与大事无济，倒不如暂时假意应允，然后再想相当的主意逃走，设法盗取金牌，我不可因小节坏却了大事。自己把主意拿定遂抬头看了看爱贤女段银娘一笑说道：“姑娘你所说的话我已然都听明白，看你这个人一派的正气。你伯父天伦，虽为七星山的寨主，你不甘心在此当山贼之女，愿意将终身大事托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家无隔宿之粮，孤穷贫苦，你那里受的呢！”段银娘一听王环这话，带笑说道：“王郎你是个贫寒之人，我父占山颇有金银，你如果应允，咱们也不能在此久住，想一个法子咱们夫妇私逃下山，寻一住所，再给二位老人家来信，劝他们弃却了绿林，归到家中安享这后半世的清福，岂不为妙。”王环说道：“你倒是把我的绳扣解开！”这句话未说完，旁边过来大丫头仙人掌，迈步向前够奔王环身背后，那个意思要给王环解绑。在旁边段银娘用手一拨拉仙人掌，说道：“你年青青的也不怕男女有个受授不亲吗！你快到厨房里看看有什么酒菜，赶紧收拾了来。”仙人掌霸王鞭两个人够奔厨房，收拾酒菜不表。单说姑娘亲自给王环解开绑绳，王环站起身形活动活动，两人又进了里间屋。王环一看，真正是闺阁绣房。靠壁是一张床，五色绸子的床帘，两旁边相衬黄澄澄的赤金钩。在山墙前摆放着梳妆台，上面放着两个银炉，里面焚的是檀香。让王环在床的上面一坐，把床桌放在当中，段银娘坐在那下首。工夫不大，两个丫头把酒菜收拾齐毕，摆放在炕桌上。爱贤女净了净杯，斟上一杯，叫了一声：“王郎啊！你喝这一杯，算压惊酒。”王环伸手把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段银娘又满上一杯带笑说道：“你再喝一杯，祝咱将来得圆满的结果。”王环喝完酒，一张

脸透出斑斑点点亚赛过桃花映目。段银娘抿着咀一笑，叫了一声王环：“凭你天理良心说，就凭我这个模样，对的过你对不过你？”王环一听，心说来啦，听他之言带着三分醉意，我何不用酒灌醉了他，看个机会盗走刀鏢，远走他乡。遂对银娘说道：“你说的那里话来，你虽是占山之女，总算富生富长，比我强的多。今天姑娘以终身相许于我，我实自惭形秽了。”二人正在饮酒谈心之际，就听院中有脚步的声音。又听外面说道：“天到这般时候，妹妹还没睡吗？”爱贤女段银娘一听就是一怔，半天没答出话来。就听帘栊吧的一响，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借着灯光一看，这个人长的好看：身上穿着一身缟素白裤白褂，白裙白鞋白袜，面上不擦脂粉，带着一份的惨淡，在灯下一看真正是漂亮。不怪人说灯下观美人，俗语说的好，男子俏一身皂，女子俏一身孝。王环看着不认得。书中代言，这就是段士宝之妻陈氏。夜至更深不见姑娘到他的屋中去做活，他自己独对孤灯，眼看着姣儿，心里头难过。陈氏之子名叫黑儿，年方五岁，正在沉睡如雷，自己坐在旁边寂寂寞寞，不禁得心里悲伤。听了听外面鼓打三更，自己这才止住了悲泣，孩儿仍然熟睡。又一想：妹妹每天晚间到我的屋中说说笑笑，与我开心解闷，怎么今天他没来呢，莫非说他又不舒服了吗，我何不去看看他。想到这里，慢慢的走出了屋门，一直顺着箭道往前走，来到大墙旁边的角门，双手推开，来到里面看了看姑娘院中，也是清清冷冷。慢慢的顺着当中的小甬路，够奔银娘的卧房。将然来到近前，就听姑娘屋中有男女说笑的声音。陈氏就是一怔，暗想道：天到这般时候，我妹妹屋中那里来的男子声音。又一想：也许是姑娘大啦，有什么奇遇也未可知，倒不如我走上窗前听听倒

是何如人也。慢慢的凑在窗棂近前，就听里面妹妹叫了一声王环，你把这杯酒喝下去。陈氏一听王环两个字，不由得鹅眉倒竖二目圆翻，暗叫道好你段银娘，你不报杀兄之仇，反倒跟奸夫王环在一处吃酒作乐。难道说我之丈夫，就不是你的亲胞兄吗！既然你无有手足之情，那就不用往下说了。倒不如我赶奔前面聚议听前去报告二位寨主，叫他们伸手捉拿，好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又一想且慢：凡事不可莽撞，倘若是我报告老人家得知，我说姑娘段银娘私通奸夫王环啦，倘若不是王环呢，到了那个时节，我怎能够对得住段银娘。倒不如我亲自观看，倒看看他是谁，我把他们堵在屋中，问他们个清楚明白，他们也就没有话说了。到了那个时节，我再前去报告尚且不迟。陈氏把主意拿妥，来在屋门前，轻轻的一伸手推开了屋门。看了看，屋中静悄悄只有两盏银烛。再一看里间，门口挂着软帘，一伸手启软帘往里面观看。果然不错，正是男女二人对坐吃酒。他一看这个男子未免就是一怔，天生的面色如玉，吃酒吃的晕红了双颊，更显着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恰似个俊俏女子一般。陈氏一想，我以为这个王环红胡子蓝靛脸，怎样的凶恶，他一镖将我的丈夫打死，却原来是个白面的书生。怨不得我妹妹段银娘忘却杀兄之仇，反结成不解之缘，只皆因这个孩儿的面貌太已的俊俏了。莫若我把话当面跟他说明，他要以身相许王环那可不成，他只顾心满意足，把我安置到那里。想至此处，他才进到屋里说道：“好胆大的妹妹，你勾引野男子王环入院，不报杀兄之仇，我看你们两个人往那里逃走。”段银娘一看原来是三嫂嫂陈氏，不觉就是一怔，王环坐在那里如同木雕泥塑。段银娘一看这般光景，遂满面带笑说道：“嫂嫂天到这般光景，您还没

睡吗？”陈氏一听，遂一摆手说道：“妹妹你不用跟我说这一套，这个野男子他到底是谁？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这么大的姑娘屋里放着男子，我定然禀报二位寨主知晓，快说实话。”姑娘一看这个样儿，知道自己的理亏，遂说道：“嫂嫂，您要问，他非是别人，就是咱们姐儿两个终朝所恨的小白猿王环。”陈氏一听当真是王环，遂说道：“妹妹你的胆子真不小，你既知道他是王环，因为什么你不把他拿住，给你哥哥报仇？”姑娘一听遂说道：“嫂嫂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您说这个王环一镖打死我的三哥，我本应当给我的兄长报仇，皆因王环他的天伦乃是太谷县的总役，来到七星山办案，被老寨主手下人等，杨山段士宝将他乱刃分尸。王环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乃是子报父仇，所作之事总算正大光明。今天我实对嫂子您说吧，我见他是一条英雄，身为少侠，我将终身已然许配於他，嫂子你听着不喜欢吗。”陈氏听罢，遂说道：“妹妹，你们这个事既然落在我的眼睛之中，别的话不用说，我问你是认打认罚吧？”姑娘一听说道：“这个事已然到了这个地步，您说这个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呢？”陈氏说道：“认打那可就好办了，我到前面报告二位老爷子，同着二位哥哥到此，将你跟王环绑赴前面大厅审问明白，然后以正山规。”姑娘说：“要是认罚呢？”陈氏说道：“要是认罚那更容易了，先叫王环到我的房中，先和我过十天半个月的，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姑娘说道：“嫂子您说别的都可，惟独这个不成。你想我这么大的姑娘忘却了廉耻，出头露面自嫁自身，我所为的就是王环。您想夺了去那是不能，并且你都有了五岁的孩儿了，你还另行改嫁吗？”姑娘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紧，那知世上最狠就是淫妇心。淫妇陈氏听了这么一片话，

他转身扑奔外面去了，陈氏一直来到自己的住房，进到屋中，由墙上摘下厚背雁翎刀，左手握着刀鞘，右手擎着刀把，哧的一声，将刀掣出来，叫了一声：“冤家，你死在九泉以下，休怨为娘我意狠心毒。你我就算是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把话说完吮呷一声，可惜五岁的婴儿刀下亡命。一伸手掬住孩儿的头发，用手提着小人头，款动金莲出离了自己的房屋，一直够奔段银娘的宅院，来到了院中，随着高声叫道：“小蹄子你出来看看，我已然将你五岁的侄儿结果了性命。”

段银娘正然与王环计议此事，猛然间听外面来了这么一嗓子。姑娘就是一怔，隔帘往外面观看，就见陈氏果然右手擎着明煌煌钢刀，左手提着一颗小人头，正是黑儿。段银娘一看把鹅眉倒竖杏眼圆翻，银牙紧咬，别看黑儿年岁不大，还是三门守着这个孩子。大爷段国基少年克妻始终未续，二爷段国柱跟前三子，士贤士铃并未生育，就是段士宝有这么一个五岁的黑儿。段银娘一看黑儿死啦可就真急了，一伸手先由打墙壁之上摘下了镖囊，跨在身上，随着把刀掣将出来，擎刀在手，由打屋中出来破口大骂：“好你狠心的淫妇，你把你亲生之子结果了性命，你有何面目过的段氏祖宗。”把话说完，一跃身来到近前，手举钢刀对准陈氏顶梁往下就剁，陈氏一看赶紧一抖手，把黑儿的人头扔在了一旁，把身形一闪，摆手中的刀接架相还。两口单刀并举，上下翻飞，要说陈氏的武术，和段银娘比，那就算差的远了。两个人过招动手，也就在三两个照面，段银娘虚砍一刀，驳头就走，陈氏那里肯舍，在后面紧紧追赶。段银娘见陈氏追来，刀交左手，右手伸入镖囊，陶出一只毒药镖，一反手腕说了一声着。陈氏正在追赶之时，猛然间就见光闪闪冷嗖嗖一只镖够奔面前，要

想躲焉得能够，正中哽嘎咽喉。只听噗，呛唧唧一声，钢刀坠地，陈氏的死尸，反身栽倒。此时王环正在屋中，早将镖囊带好，十字绊纫在胸前，背后背刀，自己拾掇俐落。心中一想，趁着他们姑嫂动手之时，倒不如我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设法盗取金牌。将然想到这裏，就听外面扑咚一声响。王环来到院中一看，就见陈氏倒地，段银娘手持利刃恶狠狠站在院子当中。

王环将要发言，就在这般光景，猛听得有人断喝了一声亚赛过牛吼，说道：“好你胆大的丫头，你嫂子跟你有何仇何恨，你不该抖手一镖结果他的性命，我看你往那里逃走。”王环留神一看这个人好样儿，身高足有六尺多，脯子翻着，翅子肉横着，腰圆背厚，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青鞋白袜，背后背着一口刀，往脸上观看，长的像貌凶恶，藉着星斗之光，看得明白，四方脸面赛过姜黄，两道粗眉一双阔目，两颧高耸，沾点儿塌鼻梁，大鼻子头大咀岔，一咀的七颠八倒的板儿牙，两个大薄片耳朵。听这人哈哈大笑说道：“丫头我明白了，你身边那是何人，你分明是勾引奸夫，故此将你的嫂子一镖打死，我看你往那里走。”说着话，一伸手呛唧唧掣出了单刀，赶奔向前，照着段银娘搂头就剁。王环一看认得，来者非是别人，正是本山二山寨主段士铃。他是天到三更换班，正下了班回家去安歇，由打此处路过，猛然间呛唧唧一声刀响，不由得就是一怔。来在院中一看陈氏躺下了，一看旁边站着王环，就知道这是姑嫂争风。故此心中着急掣出刀来，照着段银娘就是一刀，段银娘一闪身，摆手中刀接架相还。虽然说道士铃银娘都是二寨主的儿女，要是论到武术上，姑娘的能耐可比士铃高的多。姑娘这口刀上下翻飞，不